

康乾年間西洋人在紫禁城內的活動場所

果美俠*

摘要 本文以詳實的資料考察了康乾年間西洋人在紫禁城內的活動場所，具體包括以養心殿為核心的宮廷造辦處、以乾清宮為核心的宮廷政務區以及隨工作需求而至的其它區域如齋宮、建福宮、軍機處、內閣等。在此基礎上，梳理出西洋人與宮廷的互動，指出其以技藝人和傳教士的雙重身份，在紫禁城的活動較一般匠役更具有特殊性。這些活動反映出東西方文化正在紫禁城內以一種面對面、直接且高效的方式，有意或無意地彼此滲透、交流並影響着，形成了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特殊而光輝的一頁。

關鍵詞 康乾年間；紫禁城；西洋人；養心殿造辦處；啓祥宮

自明末利瑪竇向萬曆皇帝進獻禮物始，西洋人便與紫禁城結下了不解之緣。康乾時期，宮廷專門徵召有技藝的西洋人服務宮廷，出入禁中。這些西洋人在紫禁城的活動範圍十分廣泛，既包括以養心殿為主的活計造辦處，也包括紫禁城的宮廷政務區，還有隨工作需求而前往的其它區域。本文梳理康乾年間西洋人在紫禁城出入的宮殿區域，呈現這一時期中西文化交流在紫禁城內的範圍和大體狀況，反映西洋人與皇家宮廷的關係。

一、以養心殿為核心的宮廷造辦處

西洋人進入宮廷，身份是“技藝人”，所以他們能夠到達的紫禁城區域，首先是以養心殿（圖1）為核心的宮廷造辦處。

（一）養心殿

康熙年間，養心殿為造辦處所在，是西洋人為宮廷服務的主要場所之一。造辦處是清廷內務府所屬製造皇家御用物品的專門機構，康

熙年間初設於養心殿，也稱養心殿造辦處。康熙三十年（1691年），移至養心殿外慈寧宮以南，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開始設立各種作坊，至1924年溥儀出宮，造辦處為宮禁服務達二百多年。

徵召入宮的西洋人，主要以曆算、繪畫、鐘錶、西洋醫藥等服務宮廷，除供職欽天監的以外，大部分都服務於養心殿造辦處。內務府造辦處活計檔顯示，大部分西洋人入宮後直接在養心殿造辦處服務，如西洋畫家郎世寧、王致誠、張純一等服務於如意館，鐘錶匠沙如玉、席澄源等服務於自鳴鐘處。具體到養心殿宮殿本身，康熙年間設作坊於內，雍正以後，成為皇帝的寢居之所，所以徵召入京的西洋人，往往於養心殿晉見皇上。

康熙五十年江西巡撫郎廷極奏報護送西洋人傅聖澤進京的摺子有如下記載：

奏養心殿趙昌、王道化傳諭：江西巡撫郎廷極之子郎文休，將江西臨江府居住西洋人傅聖澤即速送進京，交與養心殿。¹

即西洋人進京，要“交與養心殿”。這包含兩層可能的含義，一是交與養心殿造辦處供職，另一則是交與養心殿，在養心殿覲見皇上。

*果美俠：北京故宮博物院宣傳教育部主任，歷史學博士，研究館員。主要從事博物館教育研究、中國古代文化史研究。尤其關注到過紫禁城的耶穌會傳教士及與之相應的以宮廷為核心的中西文化交流、互動。



圖 1. 外有抱廈的養心殿

康熙年間養心殿作為西洋人工作並晉見皇上的場所，法國耶穌會士張誠曾有記載。張誠 1687 年來華，曾與葡萄牙傳教士徐日昇一起參加中俄尼布楚條約締結，還“隨駕赴塞外凡八次”²，撰有相應日記。他在 1690 年 1 月 15 日的日記中寫道：

徐日昇神甫、安多神甫和我（張誠）遵旨進宮。我們被領到皇宮內一處名為養心殿的地方。那裡有一部分最巧的匠人，如漆畫匠、木匠、金匠、銅匠等都在工作。他們把數學儀器拿給我們看。這些都是遵照陛下的諭旨，放在用紙板特製的精緻小匣或抽屜內。³

這條資料非常重要，描述的是養心殿造辦處遷移到慈寧宮以南之前養心殿的情況。日記

中明確提到，徐日昇、安多和張誠被領到養心殿，那裡有各類工匠工作。

次日，張誠又進了宮，他對養心殿建築和室內陳設作了詳細描述：

我派人去請蘇霖神甫和我們一同回到養心殿。它包括當中的正殿和兩翼的配殿。正殿朝南，有一大廳和兩大間耳房，一邊一間。正廳前留有約十五尺寬的走廊，僅有粗大木柱承頂，木工精細，雕梁畫棟，而無望板。地鋪大方磚，精心打磨，光潔平滑，有如大理石。大廳不算豪華，正中安置高約一尺的壇，覆以腳毯，像我們所用的土耳其地毯，但很普通，地毯上飾有幾條大龍，皇上的御座並無特殊之處，只是一把很大的木質塗金扶手椅，

傳教佈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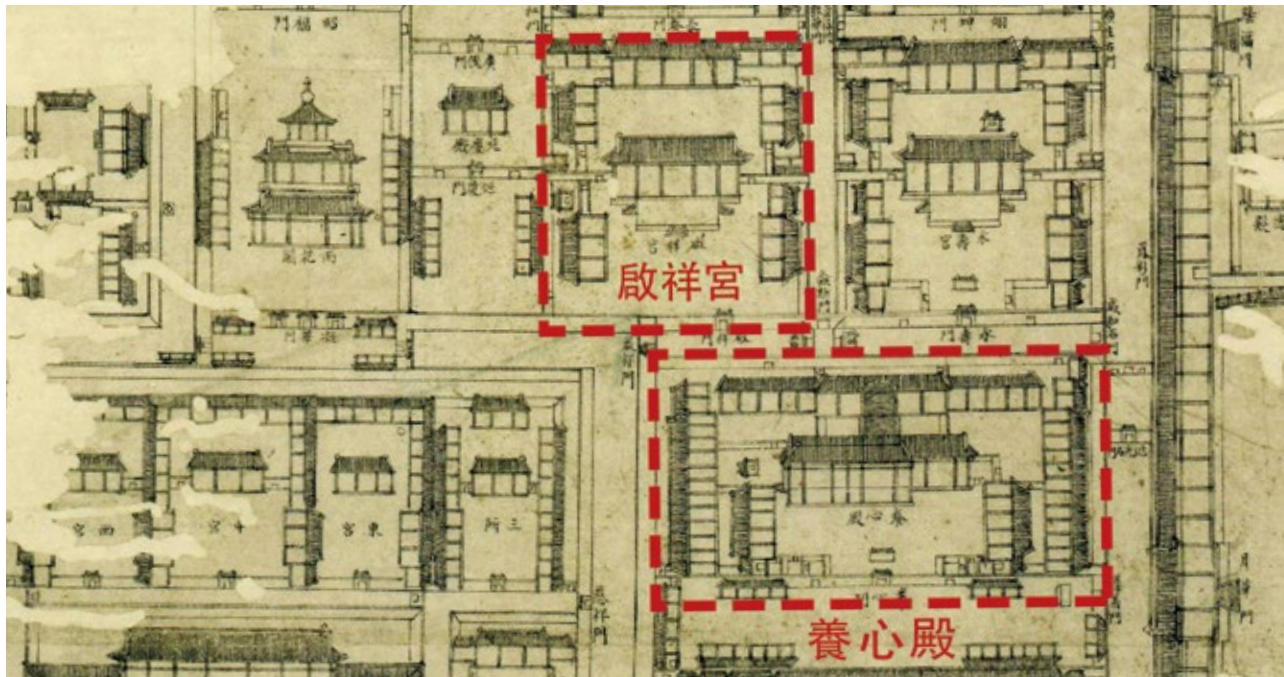


圖 2. 養心殿與啟祥宮的位置關係（1750 年）

放置在壇上靠裡面的地方。大廳頂彩繪塗金，也很平常，中間雕龍，口銜下垂的球珠。大廳的兩個耳房都是大間，約三十尺見方。我們進入左手一間，看見裡面滿是畫匠、雕刻匠、油漆匠。此處也有許多大櫃，放着許多書籍。另一間耳房是皇上臨幸此殿時宴息之處。雖然如此，這裡卻很樸素，既無彩繪金描，也無帷幔。牆上僅用白紙糊壁而已。這間房內的南邊，從一端到另一端，有一尺到一尺半高的炕，上鋪白色普通毛氈。中央有黑緞墊褥，那就是御座。還有一個供皇上倚靠的引枕。其旁有一尺左右的炕几，光滑潔淨，放着上用的硯台，幾本書和一座香爐。旁邊小木架上置碾細的香末。香爐是用合金鑄造的，在中國很名貴，雖然它所含的大部分只是一種很古而稀有的銅。接近炕，皇上走過的地方放着蠟製的水果，這是我們抵達北京時進獻的，室內許多書櫥，滿貯漢文書籍。旁邊多寶格上，陳設各種珠寶和珍玩。有各色各樣的瑪瑙小杯，白玉或紅寶石以及各種名貴寶石，琥珀小擺設，甚至手工精雕的桃核。⁴

這一記載非常詳細，涉及建築主體、開間佈局、殿內地磚、御座、地毯、天花藻井和耳房內忙碌的工匠，還有樸素的牆壁、一通到底的炕甚至陳設的香爐、硯台、書櫥、多寶格、小擺件等，如若不是親臨，很難有這麼內容豐富的描述。由此可知西洋人服務宮廷期間，養心殿是重要出入場所。

乾隆年間，皇帝居於養心殿，西洋人覲見皇帝便常在此。1773 年 1 月，鐘錶匠李俊賢和畫師潘廷璋入宮，蔣友仁負責引見。他們 1 月 20 日一大早就進宮，並被領到了皇帝套房邊上的房間。⁵ 蔣友仁這樣寫道：“正屋南向一面的兩側有東西兩幢廂房，它們比正屋低許多，用以存放伺候皇帝所需的物品，守護正屋的太監住在這裡，在皇帝跟前當差的人在此用膳和休息。”⁶ 而養心殿正殿，是“一排東西走向、坐北朝南的高大正屋”，“廳堂外面是一溜與之齊寬、進深 15 法尺、上有頂蓋的台階，台階兩側是兩排柱子”。⁷ 他還寫道：“兩個房間向陽一面的外側是一條上有頂蓋的遊廊，它形成了通常與正屋屋頂相連的屋檐，可使窗戶免遭日曬雨淋。……這兩個房間別無任何開口。皇帝住在東側房間。”⁸



圖 3. 沿用至今的啓祥門

上述材料說明，無論康熙年間還是乾隆年間，養心殿都是召見西洋人並安排其服務的重要場所。⁹

（二）啓祥宮

養心殿是造辦處的初設地，但實際的造辦區還包括與其毗鄰的其它宮殿，最典型的即為啓祥宮（圖 2）。

啓祥宮，現稱太極殿，西六宮之一。始建於明嘉靖十四年，萬曆皇帝曾居於此。《內務府奏銷檔》記咸豐四年修啓祥宮，而光緒十六年，已稱修理太極殿，“何時改名，待考”。¹⁰該宮殿與養心殿僅一街之隔，位於其後西北，從啓祥門（圖 3）出來，便於到達慈寧宮以南的造辦處作坊。

與通常認為西六宮為后妃居所不同，啓祥宮在康、乾時期，是宮內各種工匠出入活動的場所。例如：

乾隆初年，吳郡有杜士元，號為鬼工，能將橄欖核或桃核雕刻成舟，作東坡遊赤壁。高宗聞其名，召至啓祥宮，賞賜金帛甚厚。

乾隆四十八年十月，陝甘總督解到拿獲私買查獲渣子玉十五塊，重四十一斤，經內務府朝奏明後，奉旨交啓祥宮。

乾隆五十七年，安南國進俘獲貢物萬象象牙扇二把，交啓祥宮着色。¹¹

傳教佈道

又如乾隆十一年二月十六日，“傳旨新來畫畫人曹夔音往啓祥宮行走，着畫宣紙山水一張，欽此”。¹²

上述史料說明，啓祥宮是內務府所管匠人出入活動的場所。西洋人作為“西洋匠人”也出入啓祥宮。如蔣友仁神父記載畫師潘廷璋剛入宮，就多次被帶到啓祥宮：

（1773年）1月19日，我把這位畫師帶到了琪祥宮¹³（Ki-Siang-Kong）（這是皇帝在京的三個月時間內中國畫師們在宮中工作的地方）。到了那裡，我們獲悉皇帝要潘廷璋修士畫一幅肖像。¹⁴

1773年1月26日，我們根據工作安排又進了宮，在那裡見到了幾位中國畫師和負責繪畫的官員，有人把我們一起帶到了琪祥宮。¹⁵

臨近中午，皇帝讓我們去用餐並要我們於12點半回到他那裡。我們前往用於作畫的琪祥宮（Ki-Siang-Kong），膳食已擺放在那裡了。¹⁶

自上午8時起，我們便冒着大雪前往琪祥宮。¹⁷

活計檔也記載西洋人在啓祥宮工作：乾隆四年九月二十六日“催總廖保持來司庫郎正培押帖一件，內開為本日太監毛團傳旨西洋人王致誠、畫畫人張維邦等，着在啓祥宮行走，各自畫油畫幾張，欽此。”¹⁸ 這些資料表明：西洋人觀見皇帝在養心殿，服務在啓祥宮，中間休息午餐也在啓祥宮。

（三）慈寧宮以南的造辦區

慈寧宮以南區域於康熙三十二年設立各種作坊，西洋畫師和鐘錶機械師便經常出入這一區域。

不過文獻顯示，西洋人似乎比較集中歸屬於如意館。聶崇正在其《清代宮廷繪畫機構、制度及畫家》一文中，對如意館有所涉及。¹⁹

《清史稿》載“清制畫史供御者無官秩，設如意館於啓祥宮南，凡繪工、文史及雕琢玉器、裝潢帖軸皆在焉。初類工匠，後漸用士流，由大臣引薦，或獻畫稱旨召入，與詞臣供奉體制不同。間賜出身官秩，皆出特賞”。²⁰ 禮親王昭槤則在《嘯亭雜錄》續錄中說：“如意館在啓祥宮南，館室數楹，凡繪工、文史、及雕琢玉器、裱褙帖軸之諸匠皆在焉”。²¹ 《清朝續文獻通考》載：“聖祖天縱多能，中西畢貫，一時鴻碩雲蒸霧湧，往往召直蒙養齋，又仿前代畫院設如意館於啓祥宮南，兼及工藝供奉者，或由大臣薦引，特賜出身官秩”。²² 按清宮活計檔，乾隆元年最早見“如意館”，之後與畫畫相關的機構還有畫作、畫院處。以修理和製造鐘錶見長的西洋人，也屬於如意館。如“（乾隆四十五年十月）初二日接得郎中保成押帖一件，內開二十二日鄂魯里交西洋寫字人樂鐘陳設一件，傳旨交如意館汪達洪收拾，欽此。”²³

楊伯達認為如意館是畫畫人工作的地方，在圓明園稱如意館，在故宮內稱啓祥宮。²⁴ 但根據相關文獻可知，如意館在宮內宮外都有，宮外主要是康熙時期的暢春園、乾隆時期的圓明園。宮內並非啓祥宮一個宮殿，而是整個養心殿區域及慈寧宮以南內務府所轄的造辦區。如意館歸屬內務府，如意館的西洋人也須聽從內務府的管理。康熙年間來華的傳教士馬國賢就曾寫到，康熙去世雍正登基的“幾個月後，所有的歐洲人都受命集中到內務府（Board of the Imperial Household）。官員們以內務府大臣暨皇帝第十七兄弟的名義通知我們：以後無論有甚麼事情，也不再要進入宮內了，只要和內務府聯絡就好了”。²⁵ 相應地，內務府造辦處即慈寧宮以南的區域便成為西洋人的主要活動場所之一。



圖 4. 皇帝理政的乾清宮

二、以乾清宮為核心的宮廷政務區

“皇帝寢興之所，康熙以前在乾清宮，雍正以後在養心殿”。²⁶這意味着，對西方科學藝術有濃厚興趣的康熙皇帝，居住在乾清宮並處理日常政務。雍正、乾隆皇帝雖然不住乾清宮，但仍在此“臨軒聽政，歲時內廷受賀、賜宴及常日召對臣工，引見庶僚，接覲外藩屬國陪臣”等。²⁷毫無疑問，乾清宮（圖 4）是宮廷政務的核心區。

文獻顯示，康熙皇帝經常在乾清宮召見西洋人。法國傳教士張誠在其日記裡就記下了他和徐日昇被召見的情況：1690 年 1 月 16 日，“皇上召見我們，就在初次召見的那間殿內。此處名為乾清宮，與養心殿相似，但格局佈置更為得宜，因此陛下經常住在那裡。他在殿的右手一間耳房內，室內佈滿書架，其上全是用紫緞為函的書籍”。²⁸

禮儀之爭期間，康熙皇帝以“敬天及事君親、敬師長者，係天下通義”²⁹為由，介入了教會內部關於中國禮儀的爭論。教廷為此先後派遣特使多羅和嘉樂覲見康熙皇帝。檔案記載嘉樂特使來華期間，康熙皇帝在乾清宮召見眾西洋人：

康熙五十九年十一月十八日，上召西洋人蘇霖、白晉、巴多明、穆敬遠、戴進賢、嚴嘉樂、麥大成、倪天爵、湯尚賢、雷孝思、馮秉正、馬國賢、費隱、羅懷忠、安泰、徐茂盛、張安多、殷弘緒至乾清宮西暖閣。³⁰

面對禮儀之爭，康熙皇帝在乾清宮對眾西洋人表明：“爾等所行之教，與中國毫無損益，即爾等去留，亦無關涉。因自多羅來時，誤聽教下閭當不通文理，妄誕議論，若本人略通中國文章道理，亦為可恕。伊不但不知文理，即目不識丁，如何輕論中國理義之是非”，同時要求西洋人在“中國行教俱遵利瑪竇規矩”。³¹

傳教佈道

方豪所記康熙皇帝“召西洋教士十八人至乾清宮西暖閣，馬國賢亦在內”即指此次召見。³²

馬國賢初到京時應也是在乾清宮見的皇帝。據描述，他和同伴到北京時皇帝已經回到紫禁城，他們不許見任何在北京的歐洲人就直接被帶到了宮裡，先是在一個房間和幾名官員一起，之後就被主管太監帶進了一個寬敞的大殿，向皇帝行了覲見的禮儀，晚餐後到了皇帝自己的房間，同時在場的也有歐洲其它的傳教士。³³ 這個“寬敞的大殿”就是乾清宮。

外國使團來華，如果皇帝正好在紫禁城，正式接見也在乾清宮。在宮裡服務的西洋人會參與接見，充當翻譯。雍正五年（1727年）葡萄牙使節麥德樂來華，初次覲見皇帝時，“他騎着馬帶着隨從人員從午門入宮直到議政大殿”，之後還到了別的大殿，把國王的信遞交給了皇帝。法國人巴多明作為翻譯陪同在場。³⁴ 此處雖未說明大殿名稱，但乾隆十八年葡萄牙再次派使臣巴哲格來朝時，“上御乾清宮”見之。³⁵ 中國宮廷講究慣例，由此推測接見麥德樂也在乾清宮。

除接見外國來使，“清代皇帝梓宮，自世祖至德宗，俱奉安於乾清宮”。從明末至清初，皇帝崩逝，朝廷會“傳令禮部、工部尚書，要為所有駐紮在京的外國使節頒發喪服，並將他們帶入宮廷，用和中國官員一樣的方式哀悼致敬。”³⁶ 供職宮廷的西洋人，會被帶到乾清宮參加喪禮。如1722年十一月十三日，康熙皇帝去世，歐洲人都被要求參加喪禮。馬國賢描述說他“身穿喪服，和其他傳教士一起直接從乾清門進宮”。³⁷ 即參加在乾清宮舉辦的皇帝喪禮。

乾清宮外，政務區自然也包括太和殿。尤其重大慶典活動，乾清宮與太和殿都會涉及。康熙、乾隆年間，多次舉辦著名的千叟宴。如1713年康熙皇帝六十壽辰，在暢春園的康熙皇帝於4月11日“回北京的宮殿，並允許沿途的人民觀看。……歐洲人被安排在離宮殿不遠處

的靠近一座橋的隊列中。”³⁸ 宴會上，創作了很多詩詞歌賦，幾個傳教士恭謙地請求陛下允許把詩文集做一個副本，送回歐洲。³⁹ 這裡提到的“離宮殿不遠處的靠近一座橋的隊列”中的宮殿，應為太和殿，橋為太和門外的金水橋。按照宮殿功能，太和殿正是舉行萬壽慶典的場所，而慶典之後的宴會是在乾清宮。以詩詞詠賦太平，也在乾清宮。

西洋人到達太和殿，在法國人張誠的日記中也可見到：“我們按照習俗進宮向皇帝朝賀。在宮內，我們見到各衙門官員和武職將官齊集在第三重大殿（從南面進去第三座，也是最大的殿宇）”。⁴⁰ 毫無疑問，這裡所指即為太和殿。另外，康熙末年，大主教嘉樂繼鐸羅之後再次覲見，皇帝在暢春園召見。離開宮廷返回歐洲之前，按照宮廷的慣例，往往要賞賜禮物。同嘉樂主教一起南下的耶穌會神父若澤·佩雷拉寫道：“我剛剛從皇帝的太和殿回來，在那裡我接受了皇帝陛下賞賜給我的綢緞八匹。”⁴¹ 由此可見，西洋人也有機會到達外朝的政務核心——太和殿。

三、隨需求而至的其他區域

西洋人在宮中工作，有相對固定的工作場所，如鐘錶師在做鐘處，畫師在如意館或啟祥宮等，這些都屬於與“技藝”相關的宮廷造辦區。除此之外，也不乏一些特殊情況。

以畫師為例，常常因為畫人物肖像被派到所繪人居所，如郎世寧、王致誠等都曾隨皇帝前往熱河畫畫。這種情況在宮裡也不例外。如齋宮，“凡南郊及祈穀、常雩大祀，皇帝致齋於此”。⁴² 這期間需要畫像，畫師就要到齋宮（圖5）。

畫師潘廷璋就有這樣的經歷：

人們要我們去讓潘廷璋修士繼續為陛下畫像的地方就是這座齋宮……我們穿過了幾個院落、露台和遊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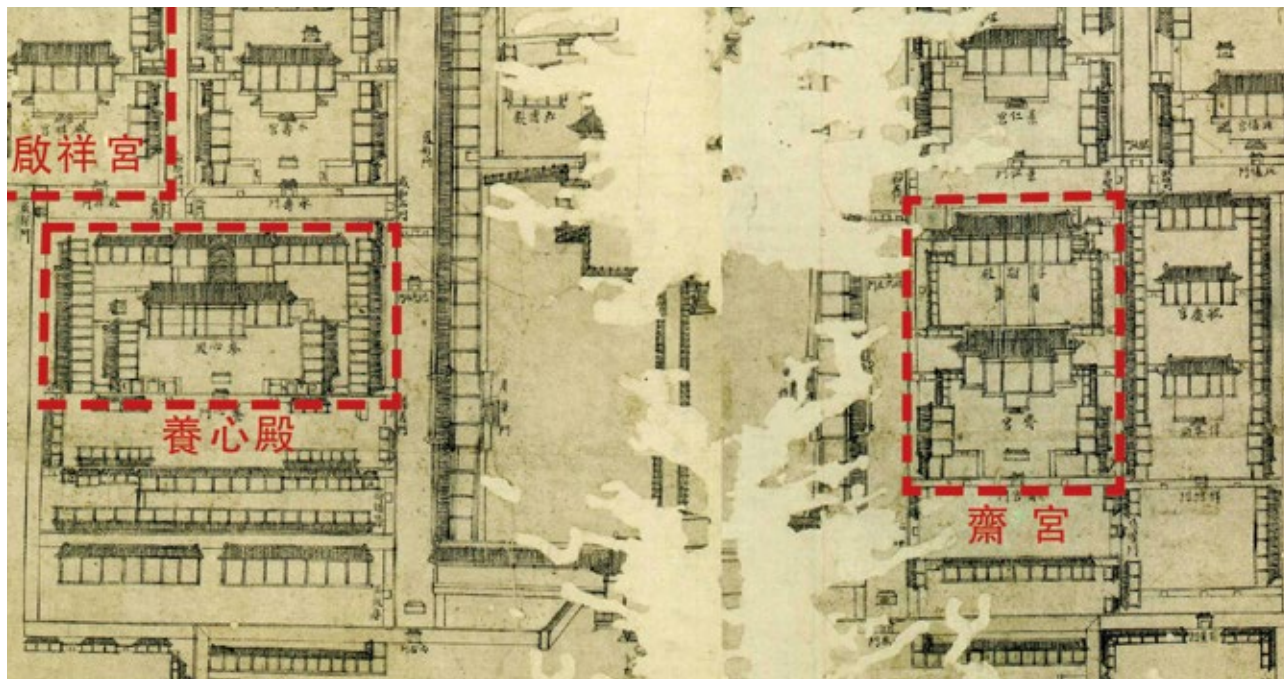


圖 5. 處於養心殿對稱位置的齋宮（1750 年）

在宮內走了一刻鐘後，我們到了緊挨在齋宮前面的一個院子。院子三面都是高大的房屋，另一面朝北，正對着齋宮，並使院子與齋宮隔開。院子朝北的一面是一條無頂蓋的遊廊或者說是一個露台，它高約八九法尺，上面每隔一段距離就有青銅器皿、雕像及各種石刻作為飾物。露台的那一邊（即北面）就是齋宮或曰靜修退省宮，其風格式樣與我前文描述過的皇帝住房的風格如出一轍，房間的分佈也大致一樣，然其屋頂結構、牆裙裝飾及所有其他附屬物的風格是如此千變萬化，如此高貴典雅和如此宏偉華麗，以至每次見到這一切總會令人為之讚嘆。⁴³

繪畫期間皇帝用午餐時，畫師也用午餐，但不與皇帝一起，而是到隔壁房間，那裡有太監備好的點心。

除了齋宮，還可以發現西洋人在宮裡因工作需要而出入的其他宮殿場所。

乾隆年間，宮內各處常需繪製通景畫，西洋畫師除了在相對固定的畫室“起稿”，再將稿樣呈皇帝批准再畫以外，也被直接派往相應宮殿繪製。⁴⁴

如建福宮：

（乾隆七年六月）初二日，副催總六十七持來司庫郎正培押帖一件，內開為本年五月初三日，太監高玉傳旨，建福宮敬勝齋西四間內，照半畝園糊絹，着郎世寧畫藤蘿，欽此。⁴⁵

壽康宮：

（乾隆十三年四月）二十一日，副催總六十七持來司庫郎正培、瑞保押帖一件，內開為本月初九日，宮殿總管石貴傳旨，於十二日着郎世寧往壽康宮畫畫一幅，欽此。⁴⁶

傳教佈道

重華宮：

（乾隆十年八月）初七日，副催總王來學持來司庫郎正培、騎都尉巴爾當押帖一件，內開為七月十八日太監胡世傑傳旨，重華宮油畫着郎世寧等重畫一遍，欽此。⁴⁷

乾隆四十二年三月十三日，給去世的孝賢皇后畫像，臉像由西洋畫師畫，冠服等由宮內畫畫人畫，這項工作，在咸福宮：

十三日，員外郎四德、五德，筆帖式九格來說，太監常寧傳旨，照現畫大行皇太后聖容尺寸一樣，着艾啓蒙在咸福宮繪畫孝賢皇后御容一幅。欽此。於本月十七日員外郎四德、五德，筆帖式九格來說，太監常寧傳旨依蘭太、王儒學繪畫大行皇太后聖容完時，即着伊等進咸福宮繪畫孝賢皇后冠服，欽此。⁴⁸

除西洋畫家出入各宮殿以外，其他西洋人也有機會出入與其工作相關的宮殿場所。

乾隆三十五年，皇帝請西洋人蔣友仁負責得勝圖銅版畫事宜。此事在北京印製很難，廣州的法國人寫信給蔣友仁，建議在法國印製，還說“印的數量可比皇帝要求的多，然後再把歐洲的紙、配製油墨所需的原料、為印刷成功所必需的詳細說明、連同銅版及印好的銅版畫一起寄到中國。”⁴⁹為此，蔣友仁便承擔了各種信息的溝通工作，負責翻譯往來函件。他還和另外一位西洋人錢德明一起，被軍機處叫去“翻譯廣州寄來的快信”。皇帝的批覆“將每塊雕版各印二百份，印畢立即與銅版一起寄到北京，紙張及油墨配料則不必從歐洲寄來”也被按要譯成了歐洲語言。這些翻譯是“根據人們在軍機處對我們所說的話而作的詳細翻譯”。⁵⁰這說明西洋人要到了軍機處，聽取官員轉述皇帝對銅版畫的批覆後，進行的翻譯工作。

還有到內閣的情況。1724年五月初六，剛過端午節，法國人巴多明為雍正皇帝禁教的事，到皇宮呈遞陳情書：“為讓十六親王知道我們到了那裡，我們先趕往內閣所在地，因為他要我們與之聯繫。由於當今皇帝不准我們進入宮殿內部，我們請內閣一名官員轉告親王我們在門外待命”。⁵¹

也有到慈寧宮的時候。皇帝駕崩，葬禮在乾清宮舉辦，皇太后去世則在慈寧宮。1723年6月24日，雍正皇帝的皇太后死了，在京西洋人要參加葬禮。這之前他們參加過康熙皇帝、康熙皇太后的葬禮。他們先要到內務府領取喪服，但其實這些人在這種場合要去哪兒、要做甚麼，朝廷的官員也不是很熟悉。於是官員便詢問有過相關經驗的西洋人馬國賢。馬國賢說：“請允許我們進入慈寧宮，穿着喪服待在那裡，完全像康熙皇太后葬禮時我們做過的那樣，坐在地上”。⁵²這透露出為參加皇太后葬禮，西洋人到過慈寧宮。

西洋人亦有可能到過寧壽宮之養性殿。乾隆四十一年，照養心殿樣子佈置養性殿，需在殿內安設儀器。大臣對這些儀器不懂，便希望請欽天監的西洋人傅作霖來幫忙。⁵³由此推測，傅作霖為指導儀器安放，到了養性殿。

為太子服務的西洋人，還會到太子宮。康熙時期的太子宮為毓慶宮。此宮在乾清宮東南，“為皇太子允礽特建”。⁵⁴康熙皇帝愛好西學，服務其中的西洋人也與皇太子允礽有所往來。法國杜德美神父曾寫信稱：“1704年2月12日，在太子殿下宮中製作數學儀器的陸伯嘉修士奉命把幾件鐵製品塗成藍色。他作為基督教徒對此深感為難。……我當時就在陸伯嘉修士工作的屋子幫他改進幾件儀器。擔任我們翻譯的白晉神父也在場。”⁵⁵可見當時這三位西洋人都在太子宮中出入。

綜上所述，西洋人隨工作需求而至的宮殿包括：齋宮、建福宮、壽康宮、重華宮、咸福宮、軍機處、內閣、慈寧宮、養性殿、毓慶宮。

四、從西洋人出入的紫禁城宮殿區域看西洋人與宮廷的互動

西洋人服務宮廷，自然會有出入“紫禁城”的機會。對平民百姓來說，這座宮殿為“禁城”，但對西洋人來說，卻有着“禁城不禁”的特殊意義。他們頻繁地出入以養心殿為核心的宮廷造辦區，也有機會走進作為皇帝寢宮的乾清宮和舉行盛大典禮的太和殿，還會因工作需要到達內廷居所甚至軍務核心軍機處等。對此進行梳理，我們發現西洋人與宮廷的互動，體現出如下特點。

第一，西洋人以技藝人身份出入以養心殿為核心的造辦區。作為服務宮廷的“技藝人”，西洋人與其他匠役一樣，出於工作需要經常出入該區域。宮中匠役初入宮，往往令在“啓祥宮行走”，如清宮著名畫家張維邦，就是與王致誠一起“在啓祥宮行走”。⁵⁶ 乾隆年間需尋得商絲匠一名，也是着“送進啓祥宮”。⁵⁷ 即在養心殿為核心的宮廷造辦區出入，西洋人就是服務於宮廷內務府的匠役人。如同其他匠役一樣，他們的設計、繪畫或是製造、修理等工作，皆須在皇帝准許下才得施行。如太監胡世傑交出洋漆樓子一件，皇帝要把它改成時刻鐘，並要求“西洋人想法添玩意，畫樣呈覽，準時再做”。⁵⁸ 這種畫樣呈覽，準時再做的情況，是各種匠役人為宮廷服務的常態，並不因西洋人的特殊身份而有所改變，其服務也是為了滿足皇帝。

第二，西洋人以技藝人身份出入宮廷較廣泛的區域。西洋人與普通匠役相比，在曆算、天文、繪畫、鐘錶機械或西方藥學、外科診治等方面代表的是西方文化。這些西方文化在紫禁城這樣充滿中國傳統的地方，具有獨特的西方文化的光彩和特殊的魅力，使得他們有更多機會進入更多的宮廷區域，並與皇帝本人或其他皇室成員發生聯繫。以西方繪畫頻繁出入皇宮的西洋技藝人，借助西方透視畫法，使通景畫在乾隆年間成為時尚，以致這種通景畫在目前的宮殿區域仍有留存，如寧壽宮區倦勤齋的

大通景畫和養心殿三希堂的小通景畫。這些雖不一定是西洋傳教士本人所畫，但他們在宮中傳授技法，培訓了不少掌握透視繪法的宮廷畫家。借助不同於中國傳統繪畫的西洋技法，西洋人應宮廷所需時常出入宮內各殿宇繪製通景畫，或是為皇室成員繪畫寫實肖像，因而得以走進紫禁城中、西、東路的不同宮殿，涉足紫禁城的內廷生活區。他們可到齋宮為皇帝畫肖像，也可步入建福宮畫藤蘿，還能到咸福宮繪孝賢像，凡是有需求、有旨意的區域，他們無一不可又不得不去。

第三，西洋人的特殊技藝使其有機會接觸到非同尋常的宮廷內幕。傳教士馬國賢的記述雖然不在紫禁城而在暢春園，仍可間接證明西洋人與宮廷互動中的特殊性。馬國賢曾隨意大利醫生佛奧塔（Volta），於康熙皇帝就寢後和起床前為其診治。利用這個機會，他看到“皇帝的床寬得足以容納五六個人，且沒有床單。床褥的上下兩部分都是用羊皮鋪墊的，皇帝不穿任何睡衣，就躺在兩層褥子的中間。”皇帝被人看到躺在床上是不常發生的，連康熙皇帝自己也解釋說：“你們是外國人，倒是看見我躺在床上”“我認你們是自己的家裡人，很近的親戚”。⁵⁹ 法國耶穌會士張誠也認為進入皇帝休息的內室，“這是對我們的一種特殊恩典，因為這地方即使是最接近皇上的人，也從來不准進去”。⁶⁰ 平日西洋人出入宮廷，難免遇上妃嬪經過。這種情況，路人必須躲起來，躲閃不及就有可能被官員和太監痛打，但西洋人“經常在宮廷里碰到她們，來不及回避。中國人被無情驅趕的時候，我們卻完全不受騷擾”。⁶¹ 這對普通宮廷匠役恐怕是不常見的。

第四，“西洋人”身份使其“匠役”工作以外享有特殊待遇。如受到皇帝的特別接見或參與外事活動，充當翻譯進入宮廷政務區的核心區域。乾清宮接見外國使臣，宮中西洋人作為翻譯出席以及參加皇帝萬壽慶典、大行喪禮等，與西洋人的匠役身份並無關係而是與其“西洋人”身份直接相關。如果他們只是匠役人而非西洋人，是沒有資格出現在這些場所的。西

傳教佈道

洋人出入宮廷各個場所，尤其是出入政務核心區，多少有清廷體現皇家威儀，彰顯“萬國來朝”之姿態的。他們可以到軍機處翻譯文件、為太子製作儀器、幫助宮廷刻印版畫；他們甚至被強制要求到慈寧宮參加葬禮，這些都是由其西洋人身份決定的。

第五，西洋人的傳教士身份也促使其出入紫禁城某些區域，甚至遭受某些懲罰。禮儀之爭期間，康熙皇帝在乾清宮多次召見眾西洋人，申明利瑪竇規矩，甚至頒發紅票要求他們簽名確認，顯然是因為他們的傳教士身份。這些西洋人是禮儀之爭的當事人，不斷地被召見入宮，是由其作為宮廷技藝人和教會傳教士的雙重身份決定的。他們周旋於中國宮廷和羅馬教廷的交涉中，必然會在教廷特使來華期間，出現在乾清宮的皇帝面前。此外，作為傳教士，他們也難免因信仰和習俗的不同，惹惱了宮中的服務對象而受到懲罰。法國人白晉就因惹惱太子而像囚徒一樣在宮內的蘆席窩棚裡度過冰冷刺骨的一夜。⁶² 這些，都與西洋人的傳教士身份分不開。

上述分析表明，西洋人在紫禁城內與宮廷有十分充分的互動。“在皇帝的宮殿和園林中，除了上朝之外，他很少將王公和部院大臣等權貴們領入其中。在此的所有西洋人中，只有畫師和鐘錶匠們才准許進入所有地方，是由於其職業必須的。”⁶³ 事實情況並非如此，畫師和鐘錶匠以外的西洋人，顯然也有相當機會涉足紫禁城。西洋人從滿足宮廷對西方技藝的基本需求出發，為宮廷各門類科學、工藝和藝術的發展貢獻了力量。但他們也因其西洋人身份和傳教士身份出入宮廷，與皇帝、親王、太子、宮廷官員等發生直接或間接接觸，是當時西方與中國宮廷互動的直接反映。可以說，康乾年間西方與中國宮廷的互動，並不僅僅局限於工藝與技術層面。東西方文化之間，在紫禁城內以一種面對面、直接且高效的方式，有意或無意地彼此滲透、交流並影響着。

註釋：

1. 章乃煒、王藹人：《清宮述聞》，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0年，第795頁。
2. [法]費賴之著，馮承鈞譯：《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第448頁。
3. [法]張誠著、陳霞飛譯：《張誠日記》，北京：商務印書館，1973年，第62-63頁。
4. [法]張誠著，陳霞飛譯：《張誠日記》，北京：商務印書館，1973年，第63-64頁。
5. [法]杜赫德編，鄭德弟譯：《耶穌會士中國書簡集VI》，鄭州：大象出版社，2005年，第18頁。
6. [法]杜赫德編，鄭德弟譯：《耶穌會士中國書簡集VI》，鄭州：大象出版社，2005年，第25頁。
7. “上有頂蓋的台階”指養心殿抱廈，為養心殿的獨特結構，至今尚存。[法]杜赫德編，鄭德弟譯：《耶穌會士中國書簡集VI》，鄭州：大象出版社，2005年，第21頁。
8. [法]杜赫德編，鄭德弟譯：《耶穌會士中國書簡集VI》，鄭州：大象出版社，2005年，第22頁。
9. 蔣友仁引領畫師潘廷章入宮後，潘廷章馬上就被安排了在養心殿為乾隆皇帝畫畫像的任務。
10. 章乃煒、王藹人：《清宮述聞》，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0年，第767頁。
11. 章乃煒、王藹人：《清宮述聞》，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0年，第766-767頁。
12.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合編：《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第14冊，如意館，乾隆十一年二月，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416頁。
13. 琪祥宮是書簡集譯者由西文音譯而得，應為啟祥宮。
14. [法]杜赫德編，鄭德弟譯：《耶穌會士中國書簡集VI》，鄭州：大象出版社，2005年，第18頁。
15. [法]杜赫德編，鄭德弟譯：《耶穌會士中國書簡集VI》，鄭州：大象出版社，2005年，第18頁。
16. [法]杜赫德編，鄭德弟譯：《耶穌會士中國書簡集VI》，鄭州：大象出版社，2005年，第27頁。
17. [法]杜赫德編，鄭德弟譯：《耶穌會士中國書簡集VI》，鄭州：大象出版社，2005年，第30頁。
18.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合編：《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第9冊，如意館，乾隆四年九月，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72頁。
19. 聶崇正：《清代宮廷繪畫機構、制度及畫家》，《美術研究》1984年第3期。
20. 趙爾巽等：《清史稿》卷504《藝術三·唐岱傳》，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第13911頁。
21. [清]昭槤：《嘯亭雜錄》續錄卷一，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第398頁。

22. [清]劉錦藻：《清朝續文獻通考》卷 89，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 年萬有文庫本，第 8484 頁。
23.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合編：《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第 44 冊，如意館，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年，第 53 頁。
24. 楊伯達：《清代畫院觀》，《故宮博物院院刊》1985 年第 3 期。
25. [意]馬國賢著，李天綱譯：《清廷十三年——馬國賢在華回憶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年，第 109 頁。
26. 章乃煒、王藹人：《清宮述聞》，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0 年，第 561 頁。
27. [清]慶桂等：《國朝宮史續編》，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 年，第 431 頁。
28. [法]張誠著、陳霞飛譯：《張誠日記》，北京：商務印書館，1973 年，第 64 頁。
29. 方豪：《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中》，北京：中華書局，1988 年，第 317 頁。又見《正教奉褒》。
30.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華活動檔案史料》，北京：中華書局，2003 年，第 34 頁。
31.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華活動檔案史料》，北京：中華書局，2003 年，第 34-35 頁。
32. 方豪：《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中》，北京：中華書局，1988 年，第 345 頁。另見[意]馬國賢著，李天綱譯：《清廷十三年——馬國賢在華回憶錄》序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年，第 34 頁。
33. [意]馬國賢著，李天綱譯：《清廷十三年——馬國賢在華回憶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年，第 42 頁。此處雖未明確指出宮殿的名字，但根據“皇帝自己的房間”判斷，當在乾清宮。
34. [法]杜赫德編，朱靜譯：《耶穌會士中國書簡集 III》，鄭州：大象出版社，2001 年，第 234 頁。
35. 章乃煒、王藹人：《清宮述聞》，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0 年，第 575 頁。
36. [比]鍾鳴旦著，張佳譯：《禮儀的交織——明末清初中歐文化交流中的喪葬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年，第 79 頁。
37. [意]馬國賢著，李天綱譯：《清廷十三年——馬國賢在華回憶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年，第 105 頁。
38. [意]馬國賢著，李天綱譯：《清廷十三年——馬國賢在華回憶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年，第 75 頁。
39. [意]馬國賢著，李天綱譯：《清廷十三年——馬國賢在華回憶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年，第 76 頁。
40. [法]張誠著，陳霞飛譯：《張誠日記》，北京：商務印書館，1973 年，第 67 頁。
41. [葡]若奧·德·德烏斯·拉莫斯：《中國葡萄牙外交關係史——耶穌會教士安東尼奧·德·馬加里斯神父與受康熙委派觀見唐·若奧五世的使團（1721-1725）》，澳門：澳門文化司署，1998 年，第 102 頁。
42. [清]慶桂等：《國朝宮史續編》卷 55《宮殿五》，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 年，第 446 頁。
43. [法]杜赫德編，鄭德弟譯：《耶穌會士中國書簡集 VI》，鄭州：大象出版社，2005 年，第 30-31 頁。
44. 西洋畫師起稿呈覽的情況非常多，但不能確定之後是其本人到相應地方繪畫，還是由宮內畫畫人完成。關於起稿往往在西洋人相對固定的畫室完成，也有記載：“西洋人賀清泰、潘廷章，嗣後畫畫着在西洋等處先找地方，量準尺寸起稿呈覽，準時再畫”。參見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華活動檔案史料》，第四冊，535 條，北京：中華書局，2003 年，第 460 頁。也有到需繪畫處起稿的，如乾隆十年七月初七日“太監胡世傑傳旨香山行宮亭子頂隔，着郎世寧等即往起稿呈覽”。
45.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合編：《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第 11 冊，如意館，乾隆七年六月，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年，第 68 頁。
46.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華活動檔案史料》，第四冊，171 條，北京：中華書局，2003 年，第 147 頁。另見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合編：《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第 16 冊，如意館，乾隆十三年四月，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年，第 247 頁。
47.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合編：《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第 13 冊，如意館，乾隆十年八月，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年，第 240 頁。
48.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合編：《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第 40 冊，如意館，乾隆四十二年三月，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年，第 263 頁。
49. [法]杜赫德編，鄭德弟譯：《耶穌會士中國書簡集 VI》，鄭州：大象出版社，2005 年，第 57 頁。
50. [法]杜赫德編，鄭德弟譯：《耶穌會士中國書簡集 VI》，鄭州：大象出版社，2005 年，第 57 頁。
51. [法]杜赫德編，鄭德弟譯：《耶穌會士中國書簡集 VI》，鄭州：大象出版社，2005 年，第 337 頁。
52. [意]馬國賢著，李天綱譯：《清廷十三年——馬國賢在華回憶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年，第 110-111 頁。
53.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合編：《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第 40 冊，記事錄，乾隆四十二年一月，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年，第 355-356 頁。
54. 章乃煒、王藹人：《清宮述聞》，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0 年，第 736 頁。
55. [法]杜赫德編，鄭德弟譯：《耶穌會士中國書簡集 II》，鄭州：大象出版社，2001 年，第 3-4 頁。
56.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合編：《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第 9 冊，如意館，乾隆四年九月，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年，第 172 頁。

傳教佈道

57.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合編：《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第14冊，記事錄，乾隆十一年閏三月，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65頁。
58.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合編：《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第13冊，自鳴鐘，乾隆十年十一月，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587-588頁。
59. [意]馬國賢著，李天綱譯：《清廷十三年——馬國賢在華回憶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100頁。
60. [法]張誠著，陳霞飛譯：《張誠日記》，北京：商務印書館，1973年，第76頁。
61. [意]馬國賢著，李天綱譯：《清廷十三年——馬國賢在華回憶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66頁。
62. 被囚禁宮中過夜的是法國傳教士白晉，他認為太子允礽要求為其改進的儀器涉及偶像崇拜，因此拒絕傳教士參與該工作，他因此被囚禁，還被免去了太子翻譯的身份。[法]杜赫德編，鄭德弟譯：《耶穌會士中國書簡集II》，鄭州：大象出版社，2001年，第6頁。
63. 這是法國耶穌會士、宮廷畫師王致誠寫給達索先生的信，他提到的宮殿和園林，指的是西郊御園，但同理可證在紫禁城裡也是相似情況，即鐘錶師和畫師可以因工作需要而出入宮殿所有地方。[法]杜赫德編，耿昇譯：《耶穌會士中國書簡集IV》，鄭州：大象出版社，2005年，第299頁。



